

渭南文集卷第一

綫裝書局

山陰陸游

表

天申節賀表

化國之日舒以長運啓千齡之盛天子有父
尊之至心均萬寓之驩敢即昌期虔申壽祝

中賀恭惟

大任繼愈署簽



受命溥將

宋集珍本叢刊

第一〇七冊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系列

宋集珍本叢刊

第一〇七冊

任繼愈署簽



綏裝書局 中國·北京二〇〇四年

第一〇七冊目錄

南宋文範(續) 莊仲方

..... 一

南宋文錄錄 清光緒刻本 董兆熊

..... 四八七

南宋文範卷二十六目錄

進故事 講義

進故事 四章

進故事 罷講日講官翰林學士兩省官輪進

進故事

三月壬辰進故事

言災變進故事

進故事

進故事 歷代名臣奏議

經筵講義

熙明殿進講敬天圖周易賁卦

張綱

程俱

彭龜年

徐鹿卿

高斯得

徐元杰

牟深

張栻

文天祥

南宋文範

卷二十六目錄

一
宋集珍
本叢刊

進故事 講義

進故事四章

張綱

唐鑑太宗謂羣臣曰朕聞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年上封事者多許人細事自今復有爲是者以讒人罪之

臣聞自古願治之君未嘗不欲以求言爲急故大開公正之路使天下之人皆納忠於上於是端拱穆清而留聽不倦雖四方萬里之遠政化之善惡風俗之薄厚靡不畢知此盛德事也然求言非難而聽察爲難以人主之尊而虛心於敢言之士則上自百執事之列下至一介芻蕘之賤執不殫志竭慮願有所獻而其間貌言之華至言之實苦言之藥甘言之疾烏得而不察哉又況外米切直內懷姦詐僞辭矯辨而訐人之細事者真小

南宋文範

卷二十六

宋集珍

人之所爲也直欲盜名以妄上聽託公以報私仇此而不革則禍及善良傷化敗俗爲害不細唐太宗勵精庶政而於聽言之際能察其奸是乃人主之難事此史氏所以書之以昭示後世也昔者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故能勤總章之訪廣四岳之詢其於聽言之道可謂至矣然於適言則察之於讒說則聖之得非以適言善惡說善謹唯能察而去之斯其所以舜也歟恭惟陛下聖敬日躋聰明天縱觀書乙夜復留意於轉對之臣覽奏四方尤樂聞於當世之務是欲恢張治道復之太平聽納之勤視古無愧而問者姦人蔽欺分曹爲黨一時乘權習勢之徒輒敢以流言飛語陰中善類天下方懷憤切齒而大明旁燭洞見朋邪凡是告訐而言上不實者論正厥罪悉投遠方以爲後日之戒於是有識之士乃始歎忻鼓舞咸爲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復見於斯時然則虞舜之聖謨說唐太宗之罪讒人與夫今日流放告訐之類實異世而同符

者也天下幸甚

二

唐書李石傳文宗嘗顧鄭覃曰試論我猶漢何等主覃曰陛下文宣主也帝曰渠敢望是石欲彊帝志使不怠因曰陛下之問而覃之對臣皆以爲非顏回匹夫耳自比於舜陛下有四海春秋富當觀得失於前日進月長以齊堯舜奈何比文宣而又自以爲不及惟陛下開肆厥志不以文宣自安則大業濟矣

臣聞登山而不登夫泰山無以小天下觀水而不觀諸滄海無以狹眾流然則學聖人而不學至堯舜又安能超五霸而冠百王乎夫聖人之道至堯舜而止矣以二典考之其政不過欽天時治人事用賢才明賞罰數事而已非至深而難明甚高而難行也然則三代以下漢魏晉宋隋唐之世迄無一君能跂而望焉其何故哉未必皆其天資庸暗不足與有爲也其間願治之主往往視庸虞之際以謂非復後世之所能及則亦自狹其志

南宋文範

卷二十六

宋集珍

而卒無所成且漢之治莫如文帝其次則稱孝宣然張釋之爲文帝言天下事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於是釋之言秦漢間事帝乃稱善宣帝因太子有用儒之請嘗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由是觀之二帝在漢則爲賢君惟自狹其志故功業之所就如是而已唐鄭覃以漢二帝比文宗而文宗猶不敢當則太和開成之政一切委靡無足怪者李石之言固可爲萬世帝王之法惜乎文宗不能用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睿智出于天縱躬履艱難允迪先猷兢兢業業夙夜不怠故自中興以來雖海內晏安不敢自遐逸也臺池苑囿之觀聲色狗馬之奉一無所好萬幾之暇獨留意經籍深達古帝王淵微之旨一時羣臣章句講說之學莫能仰窺萬分可謂有堯舜之資矣非特有其資而已也其志蓋將力行而有至焉然則躋時於泰和納俗于時雍固不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陛下體天德而行健其所以措諸事要

與唐虞比隆者亦在乎自強而已矣顏淵匹夫也而猶自比於舜況萬乘主乎臣願陛下益留聖心無使二典專美于前天下幸甚

三

三朝實訓太宗嘗謂近臣曰國家以民爲本百姓以食爲命則知儲蓄最爲急務昨江南災旱朕亟遣賑貸果無流亡盜賊之患若非積粟何以救之當諭諸路轉運常爲計度省察儲蓄無使損敗臣竊謂財賦有國之大計當豐亨豫大之時蓄積爲備不可一日闕于天下官九職洪範八政必以農穀爲食貨之首者以見先王於此未嘗不留意也恭惟太宗皇帝紹開帝業四方僭僞悉以蕩平方是時年穀屢豐兵革偃息倉廩府庫所在充滿而猶宣諭近臣儲蓄是務督諸路以計度察倉庾之損敗常恐一旦灾旱無以賑貸而有流亡盜賊之患然則宸慮深遠豈特取足于目前而已哉蓋天時地利財賦之所自出必資人力以

南宋文範

卷二十六

三

宋集珍本叢刊

爲之是謂衣食之源而生民之命歛之有常制則民樂輸散之有常度則用不乏如其不然事有出于意外而物不素備則驟而圖之必且橫取於民民力有時而不應策將安出于商功計利之臣始得以行其說而頭會箕歛天下有不能堪者矣漢稱桑弘羊唐稱劉晏二子材術過人載在方冊後之言利者莫不祖述之以爲不可改及然以臣觀之巧算倍征殄民資澤乃商功計利之臣耳且增大農之部壅籠天下之貨物坐市列肆轉販相輸以至入粟補官以贖罪古所未有而弘羊發之行四利去四害以羨補乏利無以入諸路轉輸如見錢流地上他人所不能而晏獨能之觀其材術如此而計其功效誠足以舒一時之急奈何非先王之仁政使其人生于唐虞三代之世其策果安用哉故夫論治道者必以國計爲先而論國計者必以儲蓄爲急方今天下充國計者有田畝之稅關市之征墾耆之息酒榷之課是數者其大略也而取之皆有藝極是謂常經不

可得而增損凡朝廷祭祀之供使客之奉六軍之須萬官之俸與夫乘輿服御匪頒好用之式皆仰此取足焉以其歲之所入幾何較其歲之所出幾何則其有餘不足大概可見矣然古人謂取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未有不不足者況陛下自中興以來勵精圖治不遜聲色不務宴遊前世侈靡之事皆所不爲則于財賦固無輕費妄用宜其蓄積加多而沛然充溢今乃不然鄴國之間補苴罅漏言匱乏者十常八九此無他官吏不能體國並緣爲奸上下相蒙其弊乃至此耳禮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日之事唯當詔天下謹財用之蓄藏而令主計之臣稽考每歲出入之數積其贏餘毋得妄費以待不時之需則所謂九年之蓄者數歲之後亦可以馴致其效顧不美歟

四

三朝實訓大中祥符元年上語近臣曰京師民庶邇來漸事奢侈

南宋文範

卷二十六

四

宋集珍本叢刊

衣服器玩多傳以金雖累申條約終未禁止工人鎔鍛爲箔日增其數計所費金歲不下五六萬兩壞不可復浸以成風良可戒也臣聞好侈靡者天下之常情尙素樸者人君之美化自古帝王當太平極治之時懼天下之人侈心將萌必命有司申舊章頒惠度昭節儉抑侈凡服用之過制者莫不有禁蓋欲檢抑其常情使之成忠厚之俗也仰惟真宗皇帝纂列聖之休撫盈成之運豐亨裕大萬物盛多故民間漸事奢侈而以黃金巧飾器服聖慮高遠究極其弊明詔近臣申嚴條約深得古帝王之用心矣蓋金爲天下之至寶而國用之所資使眾庶之賤皆得靡費于器服之間豈不重可惜哉臣嘗考之于古蘇秦說趙陳平間楚衛青繁胡有功其所賜黃金或萬鎰或四萬斤或二十萬斤而梁孝王一小國所積乃至四十萬斤長安之亂省中金以萬斤計者猶六十區何其多也自魏晉以降始不聞有此充羨夫金之爲物產於天地之間百鍊而不耗宜乎後世之多於前

古然以近史觀之其數未嘗有及於古者豈非風俗侈靡積習耗盡而致然耶且海內產金之地有幾鑿山披沙積累于鍊兩之微其得之不為易矣一旦聚于都市末作之徒乃併肩列肆競麗爭功鎔之銷之以為悅目之具以京師而計所積金歲不下五六萬兩合天下而較之其費不知幾何以前古無足怪者仰累未必能供一歲之用然則近時之金少于前古無足怪者仰惟陛下恭儉愛物出于天性固當念庶俗侈靡廢勸銷金之禁然而比年民物阜康驕奢所習殊未衰止器服之飾過制尤盛銷金之外又有泥金貼金則金縷金為線為線之類號名非一儻不重其賞罰而申嚴之示以必行則因循歲月未見其能止也誠能止之則非獨寶貨之藏免于妄費而下不僭上賤不擬貴亦足辨天下之大分臣觀三朝寶訓竊見國家禁銷金者莫嚴于真宗之朝故敢昧死以祥符聖訓為今日獻

進故事

罷請時講官翰林學士兩省官前進

程俱

南宋文範

卷二十六

五

宋集珍本叢刊

三朝寶訓太平興國八年太宗謂近臣曰國家之事不以大小皆有利害朕近閱工作見削藤者凡藤一斤堪用者止三兩餘餘皆棄物因念南方產藤去京師六七千里水陸輦送虛為勞費當論廣南諸州凡藤皆削藤訖輸京師又大通冶出鐵以鍛兵器比來輦送作坊復更烹煉然後可為兵刃當論本冶製成刀劍之模乃以上供如此二事計省力役不少天下無服利病官吏不能為朕經度此固小事當有大於此者宰相曰一州舒慘全繫長吏若精心勤事上副聖旨則境內之民受錫矣又有司以油衣帝藉故壞者請毀之上曰此盡毀棄亦可惜也乃令試加養浣再染練付諸軍創旗數千皆采制鮮妙因召三司使謂曰朕富有天下豈虛少關但念耕織之苦每事不欲枉費卿等宜盡心又時東宮務請以退材供薪詔使臣閱視擇可為什物者作長牀數百分賜宰相樞密三司使因謂李昉曰山林之木取之甚費民反以供養亦可惜也昉曰陛下聖智高遠勤儉求理事無大小動出意表雖在微細

無有遺棄古人以竹頭木屑皆可充用正在于此惟恐臣下不克盡副天心真宗嘗出尚書內省文簿示近臣皆謂司奏知榜子極而書之曰官中文簿不費好紙此先朝舊制乃知惜費之旨也臣觀太宗真宗之時四海初一僧竊之國皆舉國籍封府庫歸之有可當是時上下富實錢穀幣帛充牣陳朽然且不忘恭儉留神小物如此其至者凡以畏天道而惜民財故也則其天下欣藏幸國垂統安策長久者非仁民愛物之效歟夫古之賢臣進戒其君未嘗不以恭儉為本也故曰慎乃儉德惟懷示圖又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此堯舜以來至于今天下不易之論也而近世講解之人乃舉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創為一偏之說以謂儉乃家人之行用以啟人君廣大之心其後怙權希寵之臣因得以藉口誤國致天下糜爛土摧而率不能振作者以是故也夫以天下之眾而皇天立一人以為之君者凡使之司牧庇覆生養安樂天下之人而已故天下之人極其所以尊榮

南宋文範

卷二十六

六

宋集珍本叢刊

資奉以報之則今之稱號等威禮儀奉事貢賦共獻之制是已此則天之道也過是而欲天下之人以逸豫侈靡無藝不經之事奉之非天道也是則古人所謂人臣踰制度人主過天道者也傳曰節用而愛人今陛下愛人之心亦可謂至矣而國用或不節則國計不足國計不足則必橫斂于民此必然之理也今天下州郡無向者十之五六而所存之部又皆殘破之餘矣今戶部財用之入無向者十之四五而軍食浮冗之費則過于向者多矣此非痛自檢約上下一體愛惜財用如祖宗之時未有能濟者也然每有事則有司輒以近年之制度為率或請減半或三之一而其費固已不勝其冗也夫今之富實豈望宣和之半哉而今類以減半為多且曰如是則削弱如是則非國體此亦不仁之甚非所以承德意而愛生民也然陛下每下詔札未嘗不以播越微弱為言此少康周宣之用心也則所謂削弱者非所諱也且財用不給則必益取之民惟庸剝髓至使無衣食

之資則棄其田業相煽為盜以人為糧而已當是時削弱恐甚于裁損也此臣愚所以私憂過計而太息流涕者也

彭龜年

進故事

裁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章
臣龜年曰盈之此說乃後世不能復古之根本也凡古制之所以壞者必有私情蠱之私情不能去而求復古無是理也盈之既知什一之不可重關市之不可征亦知民之不堪而古之當復矣在戰國時如盈之用心者豈不可進而孟子闢之如此其嚴者政恐有所牽繫也盈之所謂今茲未能者果何為哉不求其所以未能者先去之而徒欲少損以收復古之名此君子所甚惡也蓋是非不兩立公私不錯施邪正不並用一廢則一興一消則一長所以古人謂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未有惡未去而能為善者也謂之今茲未能則是其為國猶有資于橫斂而但欲少損以俟來年而後

南宋文範

卷二十六

七

宋集珍本叢刊

去安保來年不復已乎奈何世之謀國者多為此論以其易入也聽人之謀者多喜此論以其易從也若井田法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之說若古人節儉什一而稅如太古難宜少倣古以自節之說世皆以為通于世務不知自今觀之果何益哉不特謀國如此人君子遷善改過之間而一為此論所惑則亦將因循苟且展轉汨沒卒陷于過失而已耳可不戒哉

進杜衍抑內降故事

三月壬辰進故事

徐鹿卿

臣聞至厚者人主之恩至公者朝廷之法仁祖之治天下不以恩而勝義不屈法以徇情公法既明恩意亦著真可以為子孫萬世之繩鑑矣夫君德以寬大為本匹夫庶人猶不忘親故之愛矧人主富有天下獨無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之情乎是所謂恩也然爵祿者天下之公器豈一人之私哉吾之心未嘗不欲

厚於其厚也蹈湯赴火者有望為懷材抱藝者有待焉苟私以與人則彼將曰盡瘁事國不如息偃而在床儒冠誤身不如蒙養于襦袴使凡皆若是其誰將與其功乎是故禁中之請祈不能絕而審後終歸之有司內降之恩澤不能無而可否悉付之公論是所謂法也我仁祖痛塞棹門屈意公論自常情觀之疑於狹矣而天下後世終不取以為少恩者蓋仁祖之心臣故曰公不篤親愛之誼而朝廷之守法終不能掩仁祖之心臣故曰公法既明而恩意亦著也昔唐景龍間不勝宮掖之私始有斜封墨勅之濫朝紳之無恥者往往因之以求進達左拾遺辛替否上疏切諫以為百倍行賞十倍增官使府庫空竭流品混淆戰士不盡力朝士不盡忠人既散矣獨恃所愛何所歸乎可謂至忠至切至直至當之論陛下聖恩寬厚不愧仁祖而守法曠廢頗類有唐近日以來橫恩捷出宗姻雜還于班聯私昵幾叨于僕御或擢授之際一旦而超數十載之辛勞或選調之微職進

南宋文範

卷二十六

八

宋集珍本叢刊

而欲取京官之職任禁掖索無名之封告星史于非分之陞差此手浸滑如用方來凡陛下前之所欲未遂者亦小快矣然今時果何時哉激昂人心惟有名器上不愛重人將有辭執矣不力是大臣不以杜衍自期也切諫不聞是廷臣不以辛替否自勉也若謂貴為天子不得自由此乃小人誤國欺君之說幾於一言喪邦者豈足上惑聖聽哉書曰天命有德又曰天工人其代之臣慙慙寸衷不敢望陛下求諸法尚願陛下求諸天法天即法仁祖也臣言雖狂愚意主忠愛若徒以故事應故事則又非臣事君之意亦非陛下用臣意也

言災變進故事

高斯得

李丞相沆每朝謁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為之變色慘然不悅既退同列以為非問丞相曰吾儕當路幸天下無事丞相每奏不美之事以拂上意然又皆有司常行不必面奏之事後盡已之公不咎數數如此因謂同列曰人主豈可

一日不知憂懼也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

臣嘗觀唐虞盛時大臣進說其君雖平居無事未嘗不存警戒之意蓋人主不可一日無懼心而保持是心使久而不怠則大之責也禹皋陶論治于舜之前舜進禹使之昌言禹不及其他獨舉前日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者以爲告禹豈自伐其功者哉蓋將以保帝舜澤水微子之心使之不忘一日之懼所謂昌言莫大於此後世大臣鮮能知此義者惟漢魏相粗有見乎此相輒據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夫宣帝之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亦可以言治矣相乃常以逆耳之事告其君使之知所警懼不敢安逸可不謂賢乎我國朝名臣李沆相真宗皇帝每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變色不悅同列皆止之而沆不爲止且曰人主豈可一日不知憂懼若不憂懼則無所不至矣嗚呼沆之此言真可謂得

南宋文範

卷二十六

九

宋集珍
本叢刊

大臣之體矣雖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何以過此且咸平景德乃國家至隆極盛之際而爲宰相者不以已治安爲足方以儆戒無虞爲心用能弼我祖宗丕丕基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豈非萬世宰相之法哉臣竊見比者江浙閩中諸郡同曰大水流般人民動以萬計中外一辭謂非小變然大臣恬然視之未聞有孜孜汲汲推原致異之由圖維弭災之策爲陛下力陳之者一二廷臣不得已而有言亦人臣顧忠職分之常耳頗聞惡其強聒指爲張皇抑何居其位而不知其任耶夫魏相李沆居天下無事之時而喜言災變之事今日大臣當大異較病之後而惡言災變之實豈以陛下不樂聞之而顧望以至此乎臣願陛下虛懷訪逮示臣以喜聞警戒之意如舜之進其臣使之昌言庶幾自今或有變異有以開廣上心博采人言共圖銷弭之術宗社幸甚

進故事

徐元杰

唐德宗時陸贄論淮西事宜狀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多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將不能使兵主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玩寇之弊亦有不敢自焚之灾

臣聞人主之用天下惟明與斷而已明足以有別則知人而善任使臨事不至于乏才斷足以有爲則操縱于尊莫不在我舉天下英雄豪傑之士莫不奔走鼓舞于籠絡駕馭之中必如是則將得其人而敵國外患非所憂矣其或平居暇日咨訪之不度體認之不親有才而不能致其用能用而未必當其才而況依違牽制或昧于折奸宄之萌姑息含容寢失其所謂牽制之道其始不有以杜憑陵之漸其卒未有不至于橫潰四出而不容遏者此春秋之季漢唐之末八代紛紜之際其證具存于方冊者不可以不察也唐德宗猜疑多忌有將而不能馭將操失其柄久矣當時九節度之師初未嘗不惟上之令自夫希烈懷

南宋文範

卷二十六

十

宋集珍
本叢刊

光之徒一失于制馭他日之患不待智者而後知陸贄忠于德宗者也因論淮西事宜而告帝以克敵之要實在於將得其人繼之曰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又斷斷然反其辭曰將非其人則兵雖多而不足恃馭失其柄則將雖材而不爲用極言其弊以爲不止于費財玩寇而已諄諄然語之以不敢自焚之灾吁贄之言亦切矣惜乎明不足以知李晟之忠勲斷不足以止懷光之鐵券奉天紛擾之患有本而勝禦者至今令人掩卷三歎而已吁有明諛糾斷之光武然後二十八將之才各隨其志能而有以勵其中興之功有剛明果斷之憲宗然後善用裴度之忠而李愬韓弘之徒亦各得以勉其克復之效曾謂千載間出之眞主而俾光武憲宗專美于漢唐之間哉臣故於陸贄之言益倦倦焉

進故事

牟 滋

昔程顥上神宗劄子以爲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

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沈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帶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

臣聞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夫以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天下無他道焉汲汲於學而已有堯舜禹湯文武之資學堯舜禹湯文武之學而治不唐虞三代臣末之信也恭惟皇帝陛下膺哲由於天稟聖學得之心傳嗣服之初日以講學為急真古帝王之用心也然臣竊以為君道莫先於講學講學莫先於立志蓋人主一心攻之者眾志不先定則中無所主而外物或得以轉移之蔽欺之言入則是非有不得其正私比之言入則喜怒有不得其正功利之言入則取與有不得其

南宋文範

卷二十六

十一

宋集珍本叢刊

正便佞之言入則好惡有不得其正此學之大戒也故程頤拜疏神宗皇帝首以定君志為講學之要願伊洛大儒也世號之曰明道先生此真帝王之格言也臣願陛下思先皇付託之重覽程頤進諫之疏若稽古訓堅凝初志使此心清明終始如一曰延見羣臣虛心下問以考政事之得失觀羣臣之志趣謂天維顯思命不易哉者正論也謂天命不足畏者邪說也謂君子小法度所當遵守者正論也謂祖宗不足法者邪說也謂君子小人不可並立者正論也謂兼容而兩用之者邪說也謂每旦視朝虛心訪問者正論也謂尊嚴淵嘿使人不可窺測者邪說也謂民同常懷懷於有仁者正論也謂峻法立威使民不敢慢易者邪說也謂放國外患當急於內修者正論也謂處無能為者邪說也謂損上益下節用愛人者正論也謂恭儉無足取者邪說也陛下試以是為察言觀人之鑒而邪正之辨判如黑白矣今臣以非才誤叨勸講大懼無以仰裨聖聰用敢惟質謹願之

說為陛下告惟陛下垂聽

經筵講義

張栻

二南之詩聖人示萬世以制治之本源乃三百六篇之綱要如易之首乾坤然萬單次于關雎蓋述后妃雖貴不可忘其初處宮室之中而思其在父母家之時居富貴之位而念夫女工之勞感時撫事而因以起其歸寧之心思其節儉敦本孝愛恭敬薰然見乎其辭反復誦詠之則可以得其趣矣一章思夫在父母家之時方春葛延蔓于中谷維葉萋萋然其始茂也黃鳥聚于棘木其鳴啾啾然其甚和也誦此章則一時景物如接吾耳目中矣二章維葉莫莫則是葛既成而可采之時也於是言其刈穫之以為絺綌如此服之無厭也蓋躬其勤勞而享之則安耳誦此章則其敦本之意可見矣三章言其因是以思其父母告師氏以言歸汚治其燕私之服澣潔其朝見之衣書淑書否言何者當澣何者當否治其衣服蓋欲以歸寧父母也誦此章則其孝愛恭敬與夫節儉之意

南宋文範

卷二十六

十二

宋集珍本叢刊

又豈不薰然于言辭之表乎古者雖后妃之貴亦必立之師傅以詔之故此詩言歸必首以告師氏而左氏傳亦謂傅母不在齊不下堂則知師傳之職所以朝夕輔導之也法家拂士非惟人不下一日無在後妃亦然誠以人心易動貴驕易溺處其極而無所畏憚則其可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古之明君與其后妃相與夙夜警戒而不敢少忽乎此也臣嘗考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為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紉之勤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于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于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臣以為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于敬謹而亂常起于驕肆使為國者而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紉之事則心不存焉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飢寒如已飢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

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歟美哉周之家法也聖哲相繼罔不待論而其後妃之賢見于簡編太王之妃則姜女也而文王之母太任妃則太姒而武王之后又邑姜也則皆助其君子焦勞于內以成風化之美觀后妃則太王文武之德可知矣以此垂世而其後世猶有若幽王者惑喪妃而廢正后以召犬戎之禍而詩人刺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蓋推其禍端良由稼穡織維之事不問于耳不動于心以至于此故誦服之無數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豈不較著乎以是意而考秦漢以下其治亂成壞之源皆可見矣

熙明殿進講敬天圖周易賣卦

文天祥

臣聞賣文飾也色相間則成文故柔來文剛剛上文柔相間所以為賣賣離下艮上離之體中以一柔間兩剛是柔來文剛艮之體上以一剛乘兩柔是剛上文柔使獨剛獨柔不相為用則不成文矣此言賣之卦義也天之文為二曜五行象緯交錯故曰觀乎天

南宋文範

卷二十六

十三

宋集珍
本叢刊

文此言天之賣也人之文為三綱五常倫理次序故曰觀乎人文此言人之賣也以上象易象大意臣竊窺先皇帝作圖之旨以敬天為名其於賣卦實摘取觀乎天文以察時變一條臣謹按圖義而為之辭臣竊維天一積氣耳凡日月星辰風雨霜露皆氣之流行而發見者流行發見處有光彩便謂之文然有順有逆有休有咎其為證不一莫不以人事為主時時世也象易聖人不曰天變而曰時變蓋常變雖麗於天而所以常變則係於時人君一身所以造化時世者也故天文順其常則可以知吾之無失政一有變焉咎即在我是故天文者人君之一鏡也觀鏡可以察妍媸觀天文可以察善否且如歷家算日食云某日當食幾分固是定數然君德足以消弭變異則是日陰雲不見天雖有變而實制於其時又如旱魃災也才側身修行則為之銷去災惑妖也才出一善言則為之退舍天道人事實不相遠自古人君凡知畏天者其國未有不昌先皇帝深識此理故凡六經之言天文者類聚而為之圖

以便觀覽且恐懼修省焉聖明知敬殿父之圖即敬天在此矣嗚呼曷其奈何不敬

南宋文範

卷二十六

十四

宋集珍
本叢刊

南宋文範卷第二十六

南宋文範卷二十七目錄

表

謝除邇英殿說書表

謝除資政殿學士宮祠表

乞回鑾表

遺表 建炎二年七月

謝許侍養表 攝芳文粹

謝罷給事中表 攝芳文粹

賀收復漳州表

謝除知福州到任表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表

賀建寧隆興州城寨表

謝除顯謨閣學士表

謝轉官表

南宋文範 卷二十七目錄

謝知建康府到任表

重修神宗皇帝實錄校進表

謝到潮州安置表

謝賜歷日表

謝賜歷日表

代賀受降表

越州謝降官降職表

再致仕謝表

謝除御史中丞表

謝講和赦表 代近少保

謝授建康府安撫并廬壽宣撫使表 代葉少蘊

進先公文集表

賀直河引回河勢表

進新修紹興勅令格式表

楊時

許翰

宗澤

宗澤

胡安國

胡安國

葛勝仲

張守

張守

汪藻

汪藻

汪藻

李光

趙鼎

趙鼎

張擴

張擴

翟汝文

翟汝文

張綱

沈與求

張節夫

王之道

胡寅

程俱

程俱

程俱

謝除都督江淮軍馬表 攝芳文粹

進中興記表 宋四六進

辭免宗正少卿乞賜罷黜狀

遺表

張浚

耿延禧

胡銓

胡銓

南宋文範 卷二十七目錄

宋集珍本叢刊

表

謝除邇英殿說書表

楊時

臣某言伏蒙聖恩除臣充邇英殿說書尋具狀辭免奉聖旨不允者備員東觀曾未逾時講經宸庭薦膺異數懇辭上瀆成命弗渝省分非宜以榮為懼中場伏念臣仕惟為祿學不知方自憐挾策以亡羊奚殊博籥幾類畫墁而志食有愧輪與拓落一官踐更三世偶以桑榆之晚景親逢睿聖之誤知擢真書林復陪經幄嗟伏生之已老徒誦遺編願申公之無文寧堪待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天覆盛德日新雖小善而不遺無一夫之弗獲致茲庸陋亦預甄收非堯舜之道不陳敢忘訓獎惟虞夏之書具在益懋前修期自竭於埃涓庶或逃於尸素

謝除資政殿學士宮祠表

許翰

南宋文範

卷二十七

宋集珍本叢刊

乞回鑾表

宗澤

臣聞君陳之尹東郊深勅謀猷之告后宋璟之守京兆極明得失而進言皆所以啟沃君心箴規政中場矧荷聖神之知眷有懷宗社之安危敢忘斧鉞之誅仰瀆髡髻之聽中場竊以天子居九重之

輿發非務蒙塵京師為諸夏之本根當思莫枕倘值艱虞之會未詳利害之幾或輕萬乘以遠巡致駭四方之羣聽則本根斯弱華夏奚安遠稽唐室之浸微實乃商鑒之可擬越自運啟炎宋卜都大梁宅中而包三萬里之幅員創業以貽二百年之基緒重熙累洽端拱垂衣非緣三歲之親祠曷見六龍之遠御曷值澶淵之寇或陳楚蜀之巡賴有直臣卒排異議星奔一鐵膽落四夷豈圖姦黨之擅朝綱被羯胡之猾夏二聖既以北狩中都幾至內訌所幸人無離心市不易肆日復真人之繼統心傾我后之來蘇果致宗廟降靈上穹悔禍皇帝陛下天縱上聖運叶中興載續璇圖增光火德親臨鑾輿以冒犯霜露躬整師旅以殄滅犬羊然行在久留于別都清蹕未回于魏闕逆胡尚熾羣盜繼興比聞遠近之驚傳似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繫天下治亂之所關仰祈聖慮之深詳宜戒屬車之輕動且以中國之倚恃實惟兩河之盛疆前自虜騎長驅列城長遁獨懷忠憤糾進義兵力抗賊鋒率多

南宋文範

卷二十七

宋集珍本叢刊

俘誠然久闕王師之助援已深民庶之睽疑近者雖時遣將徂征渡河深入尙闕膚公之奏先傳南幸之音慮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于度外因成解體未喻聖懷倘胡人乘之而縱橫則中國將何以制禦臣叨膺委寄代置留司茲緣密託于雲天偶遂救監干畿甸遽報翠華之移幸深虞中外之難安願罄孤忠冀回淵聽昔奉春委輅建策猶止洛陽之都張禹驛馬抗章尙返江陵之駕矧丁聖世易愧前修伏願陛下秉虞舜緊言之明體成湯從諫之聖轍巡南服回駕汴都以安東北兵民之情以慰溥率雲霓之望則神人悅豫夷夏謐謐邊陲指日以肅清盜賊不令而衰息咸資磨斷用杜危機懇悃扣關避龍鱗之觸傾都拭目佇迎天仗之還願俯徇于愚誠誓益堅于忠報臣無任

遺表 建炎二年七月

宗澤

心期許國每輸扶厦之忠死不忘君猶積戀軒之意魂魄將離于形體精忱願達于冕旒中場伏念猥以朴忠受知淵聖擢自困

羈窮之際付以寇虜往來之衝適遇陛下出總元戎察臣和藹榮效坐籌密計俾臣得預屬僚逮夫踐祚之初首錄孤危之迹寇攘未泯暫爲淮甸之巡宗廟斯存委守留司之鎗力小任重志大心勞誓殲羯胡再安王室但知懷主甘委命于鴻毛無復偷生期冀于馬革夙宵以繼寢食靡寧斯民獲奠枕之安胡馬無飲河之意事爲紛至龜勉惟多回視頽齡已迫桑榆之晚景益堅素節每期松柏之後彫豈謂餘生忽先朝露尙扶病以治事政愛已以顧私陰陽之寇將深藥石之功莫效少延殘喘庶願言昨有招安到楊進等約其眾多無慮百萬嘗爲寇頗聚眾以震師今已革心欲爲國而戡難足踴躍雲集都城已涓吉而戒塗擬成功于指日干戈未舉舟壑忽移神爽飛揚長抱九泉之恨功名卑劣尙遺千古之差仰憑睿眷之深必無生死之異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回鑾還京闕上念社稷之重下慰黎民之心命將出師大震雷霆之怒救焚拯溺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願印

南宋文範

卷二十七

三

宋集珍本叢刊

法座無由再望于清光枯朽微生從此永辭于宸扈臣無任

謝許侍養表

胡安國

憑懇計私自投誠於君父蒙恩賜可獲其職于庭閣仰報矜憐唯知拜舞伏念臣未能自信何所取材濫陪入教之英徒急抱關之祿光陰荏苒蹤跡飄零多闕于旨甘晨夕少諧于定省祗膺嚴命感激愚衷叱馭戒途夢寐難離之佳境牽衣結戀徘徊鳥鳥之深情矧當喜懼之年深計短長之日臣而留令無所逃誅子或委親亦將安用况鮮友恭之助已驚血氣之衰因露悃悃冒干旒展幸逃嚴譴仰奉俞旨伏遇陛下孝通神明德配高厚崇八行之舉於以明倫凡一物之微悉皆得所俯念服勤之請俾安就養之方施等邱山命輕草芥臣敢不盡心明善務本爲仁羞菽水以致歡餽體膚而弗悔學如未至更殫早夜之思忠或可移終有廢捐之地

謝罷給事中表

胡安國

宿疹沈痼稍違成命巧詞彈擊寢罷新除威邇在顏威深銘肺腑伏念臣稟資至陋得數多奇徒險阻之備嘗未悔尤之能寡早年擢第歷仕四朝晚歲蒙休叨官三省值強虜憑陵之際輸從臣獻納之規頻觸權豪坐貽澄斥開闢千里慘淡百憂但驚疾病之益侵豈復恩榮之敢說實圖有永神武中興得人欲濟于艱難取士不遺於羈散召自荆扉之陋超居瑣闥之華劍佩相磨風雲初合自嗟薄命獨負危疴恐顛路於道途遂傾祈於旒展未回隆渥已噴煩言假如似楚澤之蟲蛇託生蠅舍孰若罷周行之鷺鷥平奏鸞臺身陪鳴玉之班腰束黃金之賜本非失性素不病狂忍于慢令之刑乃要流俗之譽毀深銷骨自昔興嗟德大包荒於今爲幸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聖日濟廣施雨露之恩特霽雷霆之怒俯憐孤跡免寘大懲敢不念切知非勛恩觀過處衡茅而守約勤藥石以扶衰謂不謹前益當善後廢而可起倘溝壑之未填志或稍伸冀涓埃之能效

南宋文範

卷二十七

四

宋集珍本叢刊

賀收復涇州表

葛勝仲

愛整其旅起舊將以但征克厥厥功恢故疆而盡復捷音來上歡頌遠傳中竊惟涇水之封陲實邇橫山之走集地形控扼天聚富繁歸我版圖昔有招撫之效弛其機縱誰爲縱敵之謀屬聖武之紹興幹神機而獨運星文助順軍氣益張匪安匪舒遂有來鋪之效是致是附坐收無侮之功恭惟皇帝陛下通求厥靈載用有嗣赫赫業業而天威遠播蒸蒸皇皇而兵勢具嚴懷彼邈川固無勞於折筮蠢茲僞夏行亦見於消烽

謝除知福州到任表

張守

召還經綸猥荷記憐就易藩封謬叨委寄布宣聖德慰諭遠民皆云遣政事之舊臣可以識朝廷之至意望雲仰戴夾道歡呼始拜命以效惶既入疆而感涕中惟昔艱粵險遠之地爲今東南全盛之邦八郡分支封圻廣袤三山鼎峙形勢尊雄向由劇盜之震驚尋苦戍兵之供億公私垂罄井邑就荒加以田疇亢旱之餘仍

當海嶠防秋之日宜有撥煩之略以爲善後之圖伏念臣才應試而不長命數奇而寡與政圖三載會莫紀于勤勞輔郡兩時亦未聞于課最既追譴詞之域遽陪清燕之閒第迫病衰力祈退縮豈謂中宸之眷復分南顧之憂不敢固避以貽擇事之譏尙期力行以勉報德之效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廓蓋容于天地躬勤儉于家邦明以見幾仁不遺察念臣久侍帷幄知勤卹之爲先憐臣嘗備藩維粗安靜而不擾濬發獨斷申加茂恩再念臣本出瘠知最爲孤藐粗由直道不敢愛身願惟閭中稍遠行闕俗既纖畜以趨利士多請寄以爲益固當守法奉公以絕貪冒之私不敢違道干譽而懷畏避之計專求民瘼以固邦基諒無遠而不聞幸容光之必照挾知馬問羊之術雖愧昔賢易帶牛佩憤之風願師循吏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表

張守

討論潤色已懼空餐衣被服乘更蒙蕃錫冒寵章而增悻起禁路以知榮伏念臣久安龍具之貧居豈識蟻封之試足羈孤寡援誰

南宋文範

卷二十七

五

宋集珍
本叢刊

憐范叔之寒災禍冥心久悟塞翁之失竊重金之顯服跨沃轡之名駒病骨支離磨恩優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而備物哲以知人駿骨而市千金灼知誠意狐裘之非一腋務盡眾長乃捐在寄之珍曲示解驂之惠臣敢不仰思藩飾俯効驅東帶而使與言倘不愧指紳之列據鞍而示可用庶幾逃負乘之謨

賀建隆兌州城寨表

汪藻

申畫封圻域彼要荒之遠列爲郡縣赫然亭障之新方用夏以變夷既由中而及外同諸近服錫以嘉名伏以天下一家王者必期於無外日開百里聖人務斥于提封惟茲生聚之毗自昔羈縻之域采入其阻往城于方我陵我阿不以山谿之險有民有社在吾邦域之中來稱都護之觴增廣職方之籍繼以周索達于海隅樓櫓相望雖廣谷大川之異制書文混一豈故家遺俗之有存坐成形勝之區無復華離之國恭惟皇帝陛下神武不殺聰明有臨成乎安疆聲教極舟車之至同其貫利畏懷無鉞矢之遺坐令種落

之居皆置朝廷之吏用充國金城之略過伏波銅柱之封幅員既長錯地形之如繡財賦底慎方物以來琛同我太平惠于中國臣等幸逢休運親睹膚公守在四夷已抱襟喉之勢對揚萬壽願陳江漢之詩

謝除顯謨閣學士表

汪藻

臣藻言準告一道伏蒙聖恩以臣編次徽宗皇帝詔旨進書了當特授臣顯謨閣學士尋具辭免蒙降詔不允者蒐求載籍僅輪掌故之勞越進通班益玷承明之選蒙隆施之序及懼小器之難勝伏念臣少則嗜書老而憂國念廣記備言之所載雖諸侯小國以猶傳豈承萬世之丕基迺缺一朝之信史因露章而有請蒙給劄以兼收周旋雖閱于七林綴輯敢忘於一日多識漢事徒竊慕于蔡邕續成晉書誰見推于陳壽豈意奏篇之瀆述叨增秩之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繼體守文奉先思孝既皇皇追慕望鼎湖弓劍之還宜汲汲纂修求石室圖書之備明詔周詢于海內遺編悉上

南宋文範

卷二十七

六

宋集珍
本叢刊

于史官方博見聞一新凡例而臣夙蒙眷委適就編摩固難追補于螭頭幸已獲臻于麟趾爰冒塵于乙夜俄超擢于西清仍許乃僚亦同茲實臣敢不誓殫樸學仰稱明恩問周穆王之詩庶無慚於于草上段太尉之事當更探于宗元

謝轉官表

汪藻

投閑得請常懼空餐會課當還復叨信賞誤大恩而莫報持餘日以安歸伏念臣去國九年奉祠兩任生平慙直不隨世俗以雷同歲晚棲遲乃望君門而雨絕孰云磨鈍之具俯及養疴之臣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總攬權綱躬膺恩數宵衣旰食十年不廢于憂勤寸地尺天一日悉歸于覆載冠帶萬里刑賞百工而臣投老江湖疎填溝壑陪議論卑衣之後雖愧名官奏絃歌清廟之初敢忘抒

謝知建康府到任表

李光

臣某言伏奉詔命除臣端明殿學士左朝奉郎江南東路安撫大

彈大馬之勞少答乾坤之造臣無任

重修神宗皇帝實錄校進表

趙鼎

臣聞三代而上堯舜禹湯文武之相傳五伯以還秦漢魏晉隋唐之殊襲不有經史孰鑒興亡故歷代官有其常俾後世信而可考中謝恭以神宗皇帝躬剛健篤實之美稟聰明睿知之資志大有為功收不宰布而典策燦若日星建紹聖之改元彼目錄之來上假名繼述公肆其欺盡虛美熙寧變更之臣反歸坐元祐謗訕之罪用以稽持于上下豈惟攘竊其猷為人不敵言史成此禍忠臣義士抱慙積年即惟陛下筆開中興克紹先烈雖干戈未定居嘗憤記史之誣而歲月浸深大懼失貽謀之實載頒明詔復俾儒臣念茲皇祖之彌文有待翼子之所燕臣謬膺揆路兼領史權猥資僚屬之能獲與纂修之首朱書新錄墨本舊文凡去取之不同皆存留於考異詳原私意灼見姦言初憂頭白之無期不謂汗青之有日百端抵牾一切編摩告功合雅頌之稱尊王法春秋之旨大

君有命銳然成不刊之書小子何知例以為不急之務允矣七閩之業大哉萬世之謨願乞乙夜之觀益見後昆之裕油雲霽雨曾不須臾白日青天終難掩蔽所有神宗實錄二百卷并考異二百卷謹繕寫成冊除已各先進五十卷外其餘卷帙謹隨表上

謝到湖州安置表

趙鼎

省躬知過宜湯網之不遺屈法施仁荷堯雲之曲庇徒知幸免何以自容中謝伏念臣才不通方力難任重冒竊寵靈之久積成瘳戾之多屢搗分以祈開亦蒙恩而賜可而臣憂患踵至羸癯日增始抱疾以還家即銜悲而哭子齒髮凋瘵于感傷之後精神皆耗于驅馳之餘其誰為之無足憐者載念百為之俱謬實之九死以奚逃自信直前安處危機之上執迷不返卒投罪罟之中幸沐洪私止流荒裔聞命就道寧辭險阻之備嘗杜門省愆更覺悔尤之自取鑒臍莫及流涕何追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度并包離明旁昭曲全體貌獎勸臣工憐臣舊履之餘嘗叨顧遇察臣桑榆之暮

不足誅夷臣敢不上體不殺之仁益勵自新之志身留瘴海分甘老於漁樵目斷雲天心永傾于葵藿

謝賜歷日表

張擴

臣某言歲月日時無易天以人占治教政刑始和下從上令用頒實歷中戒彝章凡暨有邦咸德其賜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至誠盡物之性內直與天為徒春賞秋刑順陰陽而為用聲律身度如權量之不公昭示王正克修祖武內以謹日官之職外以孚海宇之情臣叨領郡符仰承德意履端舉正莫窺天下之至神作事厚生猶識古人之大戒

謝賜歷日表

張擴

臣某言以初為常仰稽天運履端於始俯授人時頒及遠方咸知德意中謝竊以璇璣觀象在日月星辰之度不差鳳歷紀元於分至啟閉之候尤謹非推步能撮其樞要則授受或差之毫釐唯聖為能後天而奉豈止舉行夫故事實亦開悟於斯民茲蓋伏遇皇

帝陛下剛健法乾昭融如日居成功而弗恃格有孚于未占遂嚴
正朔之頒以示邇遐之信臣敢不虔恭以守兢慎而行鼓舞靈風
但稟神明之布令出入阡陌更知勸課之及時

代賀受降表

翟汝文

伏睹制詔出師問罪西羌擒首領轉正臧精布固等并青唐隆贊
兩國納土乞降建西安州等皇帝御殿百官稱賀者於錄王師恭
行天罰執訊獲醜大詰於戎兵取亂侮亡不殺之神武肅陳環列
之衛昭舉受俘之儀中贊懷彼種羌舊為漢塞屬中原之雲擾顧
西夏之日攘棄山川千外區荒土田干異域篤生上聖坐奠九
突觀輿地之圖大斥河湟之境皇天既付中國亂越我家維后克
綏厥猷有指疆土孰云小醜欲事故常遣將受成選徒出狩戎車
既飭王征有聞以無聲猾賊就擒天網雖疏而不漏綏厥生女取
彼凶殘既載定以畢來曰旋歸而振旅辟雍獻誠適睹在汴之虎
臣晨樂告成大合凱旋之金奏然而震威以明伐叛有罪以廣好

南宋文範

卷二十七

九 宋集珍
本叢刊

生終從蠻隸之歸爰貸囊銜之數系惟皇帝陛下日躋啟聖天錫
智謀釋茲先後之迷制乃短長之命其誰效眾敢拒犬邦以萬民
惟正之供用設都于禹之績凡四方有辭于蜀惟簡在上帝之心
雖曰示威豈其蠲武卒裕陵之伐成宣考之圖功薦清廟之勳在
武丁之孫子是惟無競疇有不承臣等雖云機政之聞獲預理戎
之略案閣積石已窮漢使于河源布度明堂復繼周書之王會

越州謝降官降職表

翟汝文

臣某昨緣本州荒旱民力彫瘵臣遂急先減放貧弱下戶和買絹
一面奏聞奉聖旨依奏致本路轉運判官吳昉劾奏臣不合將下
戶絹擅自減放奉聖旨特降兩官者續又為杭州軍賊作亂臣首
先提兵五千人渡江誅討一面奏聞奉聖旨委提刑司節制其提
刑武臣高士瞻力欲招安不肯會合奉聖旨令臣分析因何不至
杭州城下臣分析昨首先提兵至城下並無兵將與臣會合獨臣
一軍與賊搏戰再奉聖旨特降充顯謨閣直學士者行事不請自

南宋文範

卷二十七

十 宋集珍
本叢刊

馬之勞

再致仕謝表

張綱

臣某言近緣年老多病陳乞致仕今月十八日伏奉告命蒙恩特
授臣左太中大夫依前充資政殿學士致仕臣已即時望闕謝恩
祗受詔陳力不能屢上乞骸之請推仁從欲更叨增秩之恩身既
返於田廬職尚聯于禁密始終厚遇朽謝奚堪臣某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臣聞禮存致仕之文國重憫勞之典乃治古優賢之遺意
賈人臣歸老之至榮苟非其人未免有愧如臣者起家寒賤遭世
盛明受寵三朝效官四紀晚荷非常之眷召從得謝之餘俾再仕
于清時已為忝冒自貳卿而聞政更極超踰上焉累世蒙休下則
舉宗被澤逮辭疾而去位猶分符于善邦凡茲寵數之優隆皆過
平生之分量報未先于康順年遽迫于衰殘自知無補于公家豈
敢坐康于稍稟是祈退屏以苟生存瘡聽俯回既特從于至懇官
聯序進仍曲示于殊私顧終身無尺寸之伐可稱而未路荷保全

干矯制之刑為將無功重抵失期之罪捫心自悼大戮所加敢謂
隱私止從降秩中伏念臣叨臨劇郡實任牧民當上聖總戎之
初屬二帝蒙塵於外還方倣擾眾志易搖西有倪賊之未誅東有
方寇之餘黨征徒潰散羣盜繁興若催科之不聊則圖視而俱起
臣所為輕捐州郡之租賦乃以重保朝廷之士願敢若秦人坐視
越人之瘠既安劉氏理知晁氏之危迺者變起叛兵禍繼隣境臣
躬提眾往不俟詔行徑度濤江進嬰賊壘於時詔令節制盡委
臺貪幸招攜之功止臣誅討之計退思避敵詭畏威獨臣孤軍
誰與會戰雖捐軀當矢石之難不避夷傷而以賊遺君父之嫌敢
逃刑戮倘寬憲網復畀守符恭惟皇帝陛下捐利與民力行施舍
擇人任將倚以折衝察臣違命而愛君知臣督姦而為國以謂大
夫出疆而利社稷許以便宜公侯干城而為腹心欲其守衛庶令
方面之寄仰賴聖朝之公臣敢不益勵初心無忘上眷願愚衷之
必竭愈自信以不疑觀過知仁已諒放廢之失見危授命尚收汗